



在乡下,过年是人们最快乐的日子,除夕夜是乡村人最幸福的时光。20 世纪 60、70 年代,人们的日子尽管不富裕,但村里人说:“人穷不穷节,年穷节不穷”,人们辛苦了一年,咋说也得把年过得圆圆满满的。

年前的准备,是过年的前奏,过了腊八,人们便杀猪宰羊,做豆腐、炸年糕,扫房子、贴对联,到了二十九,各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,就等着过年了。我母亲把全家人平时积攒下来的白面,一下子蒸了半筐馒头,每个馒头上都点上一个红点,看着就喜庆。母亲给家里留了些,大部分送给了孤寡老人和街坊四邻。村里各家各户,也都拿出自家做的稀罕食品,送给左邻右舍,不仅增加了感情,也使各家的年货种类齐全了。

在我年少时的印象里,杀猪本是件有趣的事,可轮到我家杀猪时,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这天,村头围满了观看的人,空地

上支起一口特大号的铁锅,里面的开水咕噜噜地翻腾着。几个壮汉把我家的黑猪捆放在木架子上,杀猪匠掂起尖刀,口中念道:“猪哇猪哇你别怪,你是阳间一道菜。猪哇猪哇你别恼,谁吃猪肉都说好!”唰唰一刀下去,鲜血喷涌而出,流入接血的铁盆里。杀猪匠又道:“猪呀猪呀你别怪,宰你杀你我无奈,主人不请我不来,你向主人去讨债!”黑猪在我家养了一年,再怎么说是有感情的,这惨不忍睹的场景,让我心里很是难受,杀猪匠胡诌八咧的话,正好让我有了撒气的地方,我指着他说:“好你个杀猪的,大家花钱雇着你,管你吃、管你喝,你可倒好,自个儿把猪宰了,却想让它怨恨别人,你还有点人味吗?”众人起哄地喊道:“是呀,是呀,得了便宜还卖乖,你还要脸不?”杀猪匠本想卖弄却犯了众怒,立刻作揖赔笑:“口误,口误!”转身干他的活儿去了。

平时,我整天价疯跑的不着家,做豆腐这天却轰都轰不走了,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吃碗热乎乎的碎豆腐。做豆腐是个技术活,人们把黄豆磨成豆浆,分装在水桶里,用开水搅匀,然后,用豆包布做的口袋过滤,浆水滴入开水锅里,再点上盐卤水,慢慢煮开。这道工序不能性急,要一点一点地边添边搅,当浆水渐变成豆腐脑时,再舀进大盆里,用高粱秆拍子盖在上面,一点一点地挤压,就形成了豆腐。母亲把豆腐切割成一块块的方正方形,放入水桶或大盆里泡上,剩余的边角碎块放进碗里捣碎,搁上油盐葱花拌匀递给我,我立马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在那个清贫的年代,能吃上一碗带着豆香味儿的豆腐,简直是赛过神仙。

三十儿晚上,我家的年夜饭难得的丰盛,像模像样地炒了几盘菜,中间放了一盆炖胖头鱼,整了一锅猪肉炖土豆、豆腐、白菜、豆角、粉条儿的杂合菜。摆上水酒,阖家围桌而坐,在欢声笑语中,享受着家人聚在一起的开心时刻。除夕夜,村子里讲究守岁熬通宵,其实,真正熬整宿的大都是年轻后生,他们搁下饭碗,便东跑西

颠地串门子,玩扑克聊闲篇,可劲儿地折腾。有的玩累了,就逮着哪儿在哪儿睡,这天夜里,户户是家,人们概不论你的我的,也不分东西多寡贵贱,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比在自个儿家里还硬气。我们这帮半大小子,讲究“前半夜的扑克,后半夜的炮”,聚在小伙伙家里玩起了“敲三先儿”。6 个人隔人为友,楚汉分明地酣战,时至半夜,我们带的烟抽光了,只好捡地上的烟卷屁过嘴瘾。

“嘭啪——”村边响起了噼里啪啦密集的鞭炮声,我扔下扑克牌,撒丫子就往家里跑,背起装满炮仗的篓子就往河滩上跑。这些鞭炮是父亲从口外买回来的,每到腊月,父亲都要和几个同村人赶着牲口,驮着煤块到口外去卖,顺便置办些年货。每逢此时,我都掐着手指头,计算父亲回来的日子,我惦记得不是好吃的东西,而是我最喜爱的炮仗。父亲回来了,难得大方地花了 10 块钱,给我买了一大堆炮仗,挂鞭、钻天猴、滚地龙、花炮应有尽有。那年月虽然日子过得清贫,可是钱真得是值钱,10 块钱的炮杖,足足装了多半篓子。

山村的年夜与城里不同,城里禁止燃

放烟花爆竹,绚丽多彩的烟火也就失去了汹涌澎湃的机会。山村就不一样了,炮杖除旧岁,是过年的象征,密集的炮杖,造就了山村的疯狂。村里人放鞭炮喜欢比拼,看谁放的炮杖大,谁家的炮杖响,谁家的炮杖新奇稀罕。人们一较劲儿,鞭炮就撒了欢地放,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像是把整个村子都淹没了。今年我的炮仗多了,底气自然就足了,噼里啪啦地过足了瘾,我的那些小伙伴们,一个蹦子儿没淹,却放得毫不吝啬,比我放的还滋润。

村里有个有钱人,每逢年夜他都牛气轰轰的,见我们放得差不多了,这才拿出成堆的炮杖来显摆。他连放了两串挂鞭,又点燃了“二踢脚”的炮捻儿,人们捂着耳朵等了半天,却不见声响,他前去查看,砰的一声炸响,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人们立刻起着哄地喊起来:“瞎仗仗! 炮仗瞎! 哑巴炮仗钱白花!”那人臊眉耷眼地蹲在地上,再也没了往日的张狂。我见那个牛气的家伙没咒念了,这才从篓子里掏出二十几个大花炮。“嘭啪!”漆黑的夜空绚丽的五彩缤纷,呈现出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,把“年”的概念深深嵌入人们心中。

蒸花馍

杨丽丽

蒸花馍是我们老家山东一带的年俗,山东花馍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寓意而闻名。每逢春节或其他重要节日,人们都会制作各种造型的花馍,这一习俗源远流长,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蒸花馍的历史可追溯至民间古老的祭祀传统。从早期供奉天地神祇、祖先神灵,到人们用最质朴的面粉塑造出的供品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家族兴旺。在农耕社会,面食珍贵,精心制作的花馍是人们向神灵表达敬意与感恩的媒介,也渐渐融入年节庆典,成为春节不可或缺的风物。

山东花馍造型丰富,皆有深意。鱼馍,灵动鲜活,寓意“年年有余”,鱼尾翘起,似在跳跃,满含对富足生活的期盼;石榴馍,籽粒饱满绽露,象征多子多福,是对家族繁衍昌盛的祝福;寿桃馍,粉嫩圆润,为长辈贺岁添寿;还有那精致的枣山馍,层层叠叠布满红枣,敬奉灶神,祈愿灶火兴旺,日子蒸蒸日上。这一尊尊花馍,是民间艺人指尖的艺术,更是百姓心底的愿景,将无形的文化信仰具象于一方面团之中。

“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”。腊月二十九是蒸花馍的好日子,家家户户都会提前一天发好四五盆白面来

蒸花馍。蒸花馍堪称一项浩大的工程,一家的主妇连上婆婆、媳妇儿齐上阵都忙不过来,大多时候是邻里之间分工合作,相互帮忙。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母亲她们蒸花馍,四五个人,穿着漂亮的花棉袄,扎着各色围裙,像美丽的花蝴蝶,在灶房间穿梭,和面的、揉团的、塑形的、烧火的……每个人都驾轻就熟,分工明确。

刚蒸好的花馍出锅了,一时间,腾腾热气裹挟着浓郁的麦香扑面而来,整个屋子都仿佛被这温暖而美好的氛围填满了。那一个个花馍像是被施了魔法,比进锅前更加饱满、生动。你看,那鱼馍像活了一样,鳞片在热气的氤氲下闪烁着温润的光,似乎下一秒就要摆尾游弋于这腾腾热气之中;兔子馍乖巧地蹲坐着,耳朵俏皮地竖起,红眼睛像是两颗晶莹的宝石,透着灵动与活泼;枣馍上的红枣颗颗饱满红润,像是镶嵌在馍上的红宝石,散发出诱人的甜香气息。孩子们一拥而上,围在蒸笼旁,叽叽喳喳地叫着,都想看一看新出锅的花馍。可毕竟年纪小,大多都毛手毛脚的,不是差点打翻了蒸笼,就是碰坏了花馍,场面一片混乱。母亲无奈地笑着,一边小心地把蒸笼端到案板上,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把糖果,塞到我们手里:“乖,出去玩吧,别在这儿添乱啦。”我们拿到糖果,顿时欢呼起来,一哄



而散,跑到院子里玩耍去了。

而我,因为平时乖巧听话,有时候人手不够,就会被安排给蒸好的花馍点红点。在传统文化中,馒头上的红点有着特殊寓意,它象征着吉祥喜庆,是人们对新年红红火火的期盼在食物上的体现。而自己也像打了胜仗的将军,挺胸昂头,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地蘸上红颜料,然后轻轻地花馍上点上那象征着吉祥喜庆的红点。每点一个,都仿佛在为新年注入一份美好的祝福,心里既紧张又兴奋,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红点点歪了。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,这让我更加得意,也更加谨慎了。

在蒸花馍那几天里,家家户户都是炊烟袅袅,笑声阵阵,还有好热闹的孩童东家走西家串地看谁家的花馍大、谁家的花馍花样多,整个村庄都是一派喜气洋洋、和和睦睦的景象。那醉人的年味儿,就在这热腾腾的水汽里蒸腾着、飞扬着,醺醉了每个人的心。

流金岁月

耿春荣

进入腊月二十三,家家户户就忙碌起来,准备春联、忙乎年夜饭,还有件重要的事情——贴年画。

年画是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,最早始于“门神画”。到了唐宋,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,种类开始多样化,功能也逐渐从镇恶驱邪演变到祈福纳吉,寄托人们喜迎新年的情愫,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关于年画的称呼,宋朝叫纸画,明朝叫画贴,清朝叫画片,直至清道光年间,文人李光庭写到:“扫舍之后,便贴年画,稚子之戏耳。”年画由此定名。

记忆中,儿时除了盼着过年有新衣服穿、有好吃的,就算年画了。那时,供销社其实是杂货店,不是每个大队都有。平时我把牙膏皮、废铜烂铁、塑料废品等收集起来,舍不得换糖吃,而是用来卖钱积攒。

一放寒假,我便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去附近的供销社买年画。刚走近围墙,一股浓郁的酱油味抑或是醋味便飘来。进得门来,墙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,连头顶上也拉了好几道铁丝,上面挂着画,并有编号,让人目不暇接。年画飘逸纸墨的香味,让买年画的人摩肩接踵,我仰起头一张张看,脖子都抬酸了,眼也挑花了。小伙伴也帮我选,我把大家都认为好的几幅画编号记下,由于积攒的钱不多,算下来只能买两幅。一幅是《连年有余》,一个胖嘟嘟的男娃身穿红肚兜,抱住一条大红鲤鱼,一双大眼睛正盯着我们看呢。他身旁还有莲花、莲子图案,十分喜庆,又寓意富余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每年都能有结余,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! 另一幅是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,一来因为课本上刚学过,被她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,二来由于一张画中有 8 张图,每张图下面有文字说明,觉得划算。回家路上,我们把卷起来的年画当望远镜,轮流从中间的圆孔四处远望,仿佛看到远处的景致,看到新年的美好。

我家原先的土坯草房,已记不起来了,翻建成瓦房后清楚地记得,外墙是乱石砌成,室内的隔断墙仍是土坯。贴年画前几天需掸尘,父亲找一根竹竿,一头绑上细竹枝,头戴草帽,

将房顶、屋梁、墙壁的蜘蛛网和灰尘扫干净,贴过旧年画的地方也得掸几下,如墙上有漏过水的痕迹和被损的地方,还要用石灰水刷白,如此一来,屋内豁然亮堂起来。

张贴年画那天,首先要调制好糨糊,母亲很会过日子,勤俭持家,从不浪费。因为,需要的糨糊不多,她抓一把面粉放进舀水的铁勺子里,用水搅匀后,在生起的一堆小火上慢慢熬,待熬好的糨糊冷却,父亲便开始贴年画了,年画一上墙,整个屋子便焕然一新了。

我和小伙伴挨户看年画,每家的画不尽相同,内容广泛,五颜六色。有伟人的、有戏剧的、有风光的……那时,我们看不出什么含义,主要比谁家年画多,画多的小伙伴会露出得意的神情,我家除了中堂,其实就一面墙好贴画,所以比不过人家。

进城工作后,家中的房屋也新建成两层小楼,年画每年由我从城里买。当时只有新华书店有年画,后来,每当临近春节,地摊上随处可见,渲染着节日气氛,至于贴年画,也改用图钉,省事多了。有一年,年画中增加了年历画,我买了两张,父母很是喜欢,以至于每年这时都提醒我,不要忘了买年历画,说那种实用。中堂则改用带镜框的画,一劳永逸。几年前,村庄拆迁,父母住进了套房,挂历代替了年历画。

如今,贴年画的习俗渐淡,但年画的过往镌刻心扉,每每想起,总泛起缕缕乡愁,犹如春风扑面,倍感温馨。



春风骏马日千里,和顺吉祥家百福。
户满春风春满户,门盈喜气喜盈门。
骏马奔腾迎盛世,和风送暖沐良辰。
马嘶青峰铺翠锦,莺歌沃野织祥云。
旧岁辞尘去,新春踏福来。

(赵希平)
(景福)
(刘洪波)
(张占龙)
(姜天素)

春回大地风光美,马踏坦途气象新。
天马行空驰大道,春风执笔绘宏图。
狂舞金蛇辞旧岁,骠腾天马庆新春。
门扉纳福年丰福,心岸泊春处处春。
春随宝马临门至,福逐东风伴墨香。

(李纪云)
(刘宪国)
(刘国明)
(张秀珍)
(叶华)

征稿启事

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,每周1个整版,逢周五出刊,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,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- 内容:须为原创,拒绝AI生成,文责自负。
- 体裁:散文(非虚构)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- 要求:散文、小说:600—1500 字为佳。
诗歌:不超过 30 行。
书画等:照片在 1M 以上,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- 投稿邮箱:mtgxwzx@vip.sina.com
- 投稿要求: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,并附一份 Word 版于附件中,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,如“门头沟李某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 字”。
- 投稿提醒:来稿时,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- 联系电话:69849082(重要稿件,请电话确认)
- 联系编辑: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利用,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

小说



(接第 1963 期)

天色渐暗,邓富安家的烛火点了起来,映得里里外外明亮而热烈。早已喝得微醺的邓富安望着眼前的一切,知足了,人这一辈子活到他这个份上,还有什么知足的呢?要说美中不足,那就是他还差一个延续香火儿子,他在心里寻思着,“菊红这么年轻,会给我生的,会的。”和宾客们又喝了碗茉莉花茶,邓富安就在家人的搀扶下和宾客一起走出家门前去戏台听戏了。

戌时已过,戏台上烛火通明,台下黑压压站满了观众。晚场的戏,观众看的效果会更好,四周黑暗,戏台上两旁点了两排大蜡烛,使观众看起来更专注。知道邀戏的主人和宾客已经台下落座,台上的胡琴锣鼓家伙随即响了起来。听说邓老爷听高兴了会打赏,台上演员们都格外地卖力表演。今天唱的是六合班最拿手的折子戏《金沙滩》,唧唧呀呀,你方唱罢我登场,台下不时传来一阵阵喝彩声。

李一勺和“快刀刘”忙完手上的活计也来听戏了。

李一勺瞄着菊红的位置从观戏的人群中挤了过去,不为别的,就想一边看着戏,一边看着菊红。李一勺心里清楚,菊红可是邓富安的小妾呀,他这样真的不好,自己想入非非的,能有什么结果? 万一邓富安察觉了……但李一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念想,因为他所能见到的女人,除了菊红,没有哪一个让他这样挂心

而放不下的了。但愿菊红也留意了自己,李一勺想,他宁愿相信菊红可能已经留意他了。

戏一直唱到亥时才结束,看戏的人们带着满意的收获各自散去,回到那些多数并不温饱的家。

第三天头上,忙完了自己寿辰之事的邓富安,设宴谢知,李一勺、“快刀刘”都在邀请之列。李一勺换上一身最体面的压箱底的衣服前去邓家,今天当然不用他和师傅上厨,菊红也亲自下了厨,做了几个她拿手的菜。“大伙受累了,感谢的话不多说了,大家吃好喝好!”几天前的寿宴办得圆满风光,邓富安满面红光,席间还让几个妻妾给大伙敬酒。李一勺醉了,烧酒喝得醉了,菊红给他敬酒敬得他醉了。

转眼,菊红嫁进邓富安家一年有余了,可邓富安的愿望并没有实现,菊红的肚子还是平平的、瘪瘪的,没有丝毫动静。邓富安心心急,“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生呀! 我还指望着他来为邓家传宗接代呢!”他时不常地会向菊红发脾气,“就属你年轻,难不成也不中用?”“原来是只不会下蛋的鸡呀!”其他的妾们也在私底下窃窃私语。菊红都听到了,她只有隐忍着,她心里最清楚是怎么回事,她的苦水只能往自己肚子里流。郁郁寡欢的久了,菊红病倒了,她像换了个人似的,面容憔悴,话语极少,最近一连好几天不怎么吃东西。

李一勺从村人的街谈巷议中听到些菊红的消息,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,急得像热锅

上的蚂蚁,在自己的屋里团团转,干着急,就是帮不上忙,他算干嘛的呀!

邓富安还是疼菊红的,比起他的正妻,比起那几个妾都已日渐老去的容颜,更多的只是亲情,而菊红不同,她还年轻可人,让人怜惜。邓富安看着菊红这样下去恐不行,“是我不好,我不该对你发脾气,儿子咱们不要了行吗? 你可要注意身子,快吃点东西吧。”他站在菊红的屋子里,有些忧心地说,“有什么要求只管说,家里尽可能地满足。”此时,菊红终于开口,她望向邓富安,声音微弱地说道:“你六十寿辰那日,李一勺那厨子做的菜真好吃,我还想吃李一勺做的菜。”“好! 好! 我这就叫管家去请!”邓富安的管家不敢耽擱,拿上几块大洋就去找李一勺,进得家门,说明来意。李一勺心中大喜,但是脸上还保持着足够的平静,“好吧,邓老爷的面子,我必须得给,你先回去,我收拾收拾,晚饭后就去邓家做菜。”

这样,李一勺又见到了菊红,菊红又吃到了李一勺做的菜。

邓富安见菊红吃了不少李一勺做的饭菜,精神也明显好了很多,他非常高兴,“李大厨,你就在我家做上十天的菜吧,必有重谢。”

“好! 早中晚三顿饭前我会提前过来。”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天里,李一勺推掉了所有的差事,按时来到邓富安家,专心地给他们家做饭菜。

(未完待续)